



# 雪落天门山

□王琪

出门的时候,雪还在下,潇潇洒洒,纷纷扬扬,像天宫里飘落的梨花,像银碗里溅出的精灵,像扯不断的棉絮。白茫茫的雪覆盖了原野,覆盖了河流,也覆盖了脚下的道路,世界一片银白。古城内外,像一幅巧夺天工的剪纸,有一种抽象之美和简单之美。在这个白雪飘飘的午后,我独自一人朝城南的天门山走去。

雪静静地落着,自由,舒展,无拘无束。洁白的雪,覆盖了一切,满眼的银装素裹,琼楼玉宇。古城像一首诗,像一篇纯净的童话,安详地舒展在朱山渭水间。路边树枝上的雪,簌簌地往下落,落花一般美。

路过大像山公园的时候,看见几个少年在堆雪人,几个孩童在打雪仗。纯净的笑声响彻天空,像正在抽叶的君子兰一样清脆动人。他们像雪花般纯美,像雪花般自由。望着眼前这幅灵动的画面,我不禁想起了儿时雪天的情景。

那时,立冬过后,隔三差五就下一场鹅毛大雪,整整一个冬季,都被冰雪

簇拥着,晶莹的雪花,像一位坚贞的君子,静静地陪伴着厚重的黄土高坡,直到春风吹落灯花,才依依不舍地融入无限的大地。记得那时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扫雪。常常是一觉醒来,推开门窗,院子里已落了厚厚一层雪。我立刻拿起扫帚,一扫帚一扫帚地扫雪,一直从北房屋檐下扫到南墙根。一些雪堆在院子里的桃树杏树苹果树下,树叶像穿了一双白色的战靴,瞬间威武了起来。多余的雪就一担一担挑到门外的水渠里或空地上。扫完了雪,便安心安理地出去玩雪。呼来小伙伴,或堆雪人,或打雪仗、滑滑冰。记得村前有一处两三亩大的涝坝,一到冬天,就结一层厚厚的冰,大人们在涝坝边砸一个窟窿取水,我们小孩子则在中间滑冰或做游戏,常常被摔得人仰马翻,惹得同伴们尖声大笑。清脆的笑声响彻在炊烟缭绕的村庄上空,久久回荡。

雪落天门山。天门山安静得像一口深沉的古井,又威武得像一座倒扣的金钟,山间的古木新构,厉若峭壁、亭台楼阁,宛若一行行或深或浅的铭

文,记载着天门山往来的春秋,悲欢的故事和圆缺的明月。远处的石鼓山和它遥相呼应,近处的大像山与它比肩而立,古冀的这三座名山俨然三位相交淡如水的君子,在风雪苦寒中不离不弃,相守相望,一直到地老天荒。风雪中的寒冷是真的寒冷,风雪中的友情也是真的友情。

雪还在下着,轻盈如梦,翩若蝴蝶,落在山上,山成了银山;落在楼上,楼成了琼楼;落在河上,河成了玉河;落在树上,树开出了花。天门山满山遍野的树木,伸出简洁苍劲的枝条,迎接漫天飞舞的雪花。这些晶莹的雪花,摄取了春日的高旷,在一颗看似透明的心里,却收藏着光阴的故事、天地的传奇,足以照亮这些树木整整一个冬季的漫长时光。在通往天门山的路上,眼前这些被白雪滋润的树木,是大自然的智者,内敛睿智,将生命的本质呈现出来,简劲、磊落、倔强,在凄风苦寒中,不诉消沉之音;在风华再起时,也不显张狂之色。每一株树木,在漫天的风雪中,卓

然屹立,岿然不动,像一轴轴妙手天成的国画,像一幅幅洒脱大气的书法,展露着顽强的意志和崇高的精神,彰显着挺拔的风骨,自有一种生命原始的质朴美。一株又一株的树,站成了林,站成了山,站成了景,让过往的白云有了停伫的理由,让流动的清风有了弹奏的琴弦,让流浪的鸟儿有了栖息的家园,也让人们有了诗和远方。

雪,温柔地下着。天门山清丽动人,宁静高远。被雪花浸润的空气,清冽甘醇,沁人心脾。天门山静得出奇,我仿佛听到了雪花与雪花的呢喃,雪花与大地的密语。山静,人的心也静,一池心海清澈而又明净。在清寂的冬天,遇到一场宁静的雪真是令人心旌神摇。大地在雪花的拥吻下酣然入睡,呼吸均匀,土地深处的种子在雪花的覆盖下悄无声息地萌动发芽,不远处的春天在雪花的喂养下孕育着风情万种的色彩,平凡的人们在雪花的照耀下酝酿一个个新的故事。

不知不觉间已来到了天门山巅

的梅园。园不大,却别致。风雪中的一百多株梅树,或倚石,或凭栏,姿态横生,意趣盎然,如从江南寄来的一幅画,静静地镶嵌在天门山的一角。遒劲的梅枝上,已露出了一粒粒暗红的花苞,惊艳、旖旎、婉约,像昨夜遗落的星辰,像晨风吹落的灯花,不喧哗,不张扬,不浮躁,耐得住寂寞,受得住严寒,安静地含苞、安静地绽放、安静地报春。一缕梅香,半点梅心,穿越千里冰封,点亮万里乾坤;几剪梅骨,数阙梅韵,弹奏心灵琴弦,长歌岁时风流。

漫步雪中,聆听着脚步落在雪上的声音,感受着雪花扑面的清凉,深吸一口被雪花浸润过的清冽空气,看着满山遍野的玉树琼枝,心情会变得像雪花一样轻盈自由。站立在铺满白雪的天门山观景台上,仿佛站立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之上。凭栏眺望,远处的渭河,简洁明了,像一条洁白的玉带,继续绕在古城的腰际。古城内外,一派宁静,仿佛正做着下一个继续往来的梦,正孕育着一个万紫千红的春。

# 戈壁与“海”

□李会生

戈壁滩观“海”,一次心灵的奇境之旅。车子过了敦煌工业园区,驶入西北方向的S240公路。此线抵达甘肃和新疆交界处的方山口后,与S245线相接抵达新疆哈密,全长351公里,是新疆和甘肃间又一条交通大通道。这条戈壁公路,像一条丝带,向远方延伸。这条新建的跨省公路,在距离敦煌工业园区二十多公里处,与东西走向的那条古丝绸之路之路交会而过。两条在广袤西北大漠飘扬的丝带,一古一新,令人感慨。道路两旁的戈壁视野极为开阔,天空湛蓝,大地苍苍。西北方向三十多公里外戈壁滩上那令人神往的“海”,敦煌人习惯叫哈拉湖,又称哈拉诺尔湖,意为黑色的湖或黑海子。哈拉诺尔湖曾是疏勒河和党河下游的汇水湖,也是敦煌历史上最大的淡水湖泊,面积70多平方公里,历史上溢满后向西汇入库姆塔格沙漠东缘的哈拉齐和新疆罗布泊,对阻挡沙漠东移、维护区域生物多样性和保障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就我们沉醉于戈壁的雄浑壮阔

之时,一抹与蓝天一色的水域,如梦如幻地映入眼帘。这便是我们敦煌人心中的戈壁之“海”——哈拉诺尔湖。它是敦煌湿地捧出的一颗璀璨蓝宝石,毗邻荒漠湿地、古道新途,散发着迷人而神秘的气息。戈壁与“海”,在此交融重塑出一幅动人心弦的绝美画卷。我们加快脚步,向着那片蓝色奔去,心也随之愈发激动起来。靠近那片蓝色,才发现戈壁之“海”在我心中的分量,已远远超过传统意义上的汪洋大海。家乡这片广袤的湖水,清澈湛蓝,如同一面巨大的镜子,倒映着辽阔的天空,也倒映着我们。我缓缓蹲下身子,伸出手轻轻触碰那碧波荡漾的湖水,指尖传来微微的凉意。清澈的湖底,盐花绽放。这片神奇的土地,经历了太多的沧海桑田,才重现了如今这般戈壁与湖水共存的奇观。哈拉诺尔湖,看似荒芜的地方,却蕴含着顽强的生命力和自然之美。在戈壁滩看“海”,不仅仅是一次视觉的盛宴,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

下游移动了不小的距离。水清澈到底,月亮漂浮得清楚,忽又白得像煮后的鸡蛋清。白光染水,周围散乱的银色闪闪烁烁,跃动的姿态有点像小鱼的嬉戏。水向前,发出咕嘟、咕嘟的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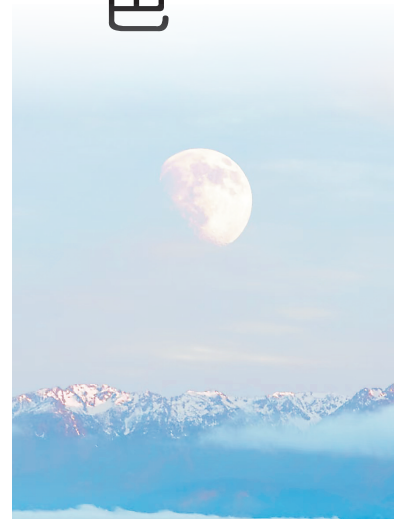
小溪岸边,青溶溶的。老柳树把自己站成了一张逆光照,背光的那面黑得像被墨笔抹过,迎月亮的那部分,却像涂上了一层薄霜。那么大一棵柳树,只顶着两颗种子三个叶片,柿子的红色叶子的红色,都不清晰了。一滩的芦苇,争先恐后地吐露细腻的花絮,那花絮一抖再一抖,就像大鹅在野外发出的寒颤。有一排杨树,光秃的枝条向上托举着光秃的树梢,齐刷刷地伸向天空,月光之下它显得愈加洁白。

炊烟袅袅时分已过,炊烟味道却袅袅婷婷不肯散去。月光洒满每一个农舍家户。房子上像盖了一袭白纱,院落及门前像铺了白羊毛毡。灯光却不似天上稀疏的星星忽明忽灭,也不似旧时的煤油灯微弱无力,农家的灯影如月光的皎洁,照了近处照远处。有归者的剪影。有屋中人的剪影。有牛驴槽口嚼草的剪影。狗子在巡山,近处的,远处的都仰头汪汪汪叫月亮咬山岚的豁豁。山还是那座山,月还是那个月。

坐山梯田线条细腻,长短有秩,属于村庄的朦胧诗,其作者是几代乡亲,他们相继以锄头土夯独轮车架子车拖拉机推土机挖掘机为笔,粒粒汗水加雨水作墨,最终推敲打磨而成精美作品。柳于大地的诗歌肃穆旷达又浪漫,文风高峻。这一刻,高过峰顶的月亮越发明亮,月光清澈,山色朗润,村庄是梦乡中的安详。月光梳理下的梯田,光辉洒满每一级台阶。在这恰宁的夜晚,村庄的轮廓在月色中显得更加清晰。

# 山月秀色

□武国荣



小溪里掉进一个月亮。很大很圆的月亮,就像娘烙的玉麦面烫饼,我担心溪水盛不住它。果然溪流走着走着,月亮就到另一边,迅速少了一半。莫不要丢了月亮?我真担心是夜再也看不见水中妙月了。月大约通顺着人心,不一会又闪灭了,由水泽边沿至中央至我站立的这一岸边,丝滑而稳步,只不过跟着水势朝



# 百花

第3289期

临泽写生

[中国画]

刘国斌作

# 冬访马鬃山

□刘子

初冬时日去了一趟马鬃山口岸。从兰州坐飞机到敦煌,一千多公里,几乎全是沿着白雪皑皑的祁连山在飞。

每次经过祁连山,我都是怀着非常崇敬的心情,这座跨越整个河西走廊,勾勒出青藏高原北缘的山脉,西接阿尔金山脉,东至黄河谷地,与秦岭、六盘山相连,养育了河西走廊几千年的文明。“祁连”意为“天山”,是高峻之谓、圣洁之谓。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是马鬃山口岸。从敦煌出发时,是中午十二点多,地图上显示到马鬃山镇有四百公里,然后再行一百多公里,才能到达口岸。

车在高速路上飞驰,走出六十公里,经过了汉代邮驿机构的代表性遗址——悬泉置。悬泉置南临著名的三危山,北与疏勒河流域汉长城烽燧相望,四方方正的均堡,由土坯砌筑,均堡东北及西南角有角墩。传说中的悬泉,位于甜水井悬泉谷口,据说,至今没有干涸。

我有幸在甘肃简牍博物馆拜读过几篇简牍,记载的内容涉及律令、历谱、木数、医方、相马经等,我还记得有枚简牍上记载着一公务接待所需的谷、酒、肉的使用情况;还有一枚上记录了一匹马得病的部位以及医治的过程;更有一枚上记录了一位十几岁的少女生病医治,以至

她后来出嫁的情形。可以说除了驿站的日常工作,后勤财务、生活日常、官员的住宿标准、日历月令、生老病死,应有尽有。而这些记录了生产生活的简牍,也穿越了时间的尘埃,向我们呈现了几千年前的人们在这片土地上的生存与梦想、快乐与荣光。

我们还经过了双塔水库。在茫茫的戈壁滩上,它简直就是一颗巨大的明珠。这座来源于疏勒河和葫芦河的水库,养育了瓜州儿女,也养育了成片的天然红柳和胡杨林,依偎着青山子大漠草原,勾勒出一幅水阔天高、牛羊成群、水草丰美的壮丽画卷。眼前的水库,水面如镜,清澈安详,在阳光照耀下散发着粼粼波光。

走出一百公里,就到了蜜瓜之乡、风电之都瓜州县。车路两边,高耸入云的风电塔岿然屹立,近六十米长的叶片轻盈地转动着,连接着一排排风电塔,是一座座高压变电器,电流顺着一条条电线,直通向戈壁滩外的远方,点亮遥远的城镇村落。

再行驶八十多公里,车到瓜州县桥湾镇。下了高速,一直向北,走上了通往马鬃山的公路,虽然不是高速公路,却也平坦。此时,太阳已经偏西了,从车窗望去,左边,旷野茫茫;右边,茫茫旷

野,临近西山的阳光,为一望无际的棕褐色戈壁滩勾画出一层薄薄的红边。红边的边缘,就是天的尽头,地的尽头,好一幅“天苍苍,野茫茫”的景象。

在这片戈壁滩上,生长着梭梭、沙生针茅等耐寒耐旱的植物。马鬃山镇位于酒泉市肃北蒙古族自治县,资料显示,先秦时期,这里就有游牧民族生活,西汉时并入敦煌郡,清代起隶属甘肃省管辖。

继续驱车赶往马鬃山口岸。一路上看到的地名,有狼娃山、红山等,还有一片土地上,有一块醒目的牌子,上面写着“北山羊保护区”。北山羊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有资料显示,肃北还有白唇鹿、盘羊等野生动物,甚至还有祁连山区的雪豹、黑颈鹤等珍稀动物。此行,我们看到过一只盘旋在半空的雄鹰,很孤独又很骄傲的身影,无垠的天空此时是属于它的舞台。

返回时,天已经完全黑了。一弯明月挂在天边。令我感到震撼的,是那满天的繁星,熠熠闪亮。我望见了北斗七星。敦煌出土的古籍《观冠子》记载:“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如今正是斗柄指北的初冬季节。从古至今,生活在马鬃山的人们正是仰望星空,繁衍劳作,生生不息。

# 行吟

□李宝堂

油画写生

夏日,我在祁连山下画画写生引来田间地头的村民他们边看边品评还给我端来热腾腾的油饼和鸡汤

山头的白雪闪着银辉绿树像恋人拥抱着小村油菜花是一条亮亮的彩带田间的溪流叮叮咚咚我醉心于“外师造化”画笔像个舞者,在画布上跳动

画完最后一笔乡亲们伸出大拇指,说几辈人的家园入了画——攒劲

我用亮丽的色彩在画上写下村庄的名字和当天的日子

在玉门油田

西河坝在落日里像一幅木刻画像一个苍老得不能再苍老的老人

石油欢快地流淌着涓涓细流年久的窑洞在崖底下睁大着老花眼被称作“磕头机”的抽油机在山坡上朝着大地和天空一个接一个地“磕头”

起起伏伏的身影里,我找到了老君庙面对八十五年历史,“磕头”磕弯了腰劳苦功高的老一井“磕头机”就像见到了祖辈的亲人

我真想跪下来,给它磕一个头

木桶

碌曲秀娃牧民新村落成我收藏了格桑拉姆家的旧木桶阿爸说,这只桶不值什么钱但翻过的山行过的路能去几趟拉萨盛过的水可以装满琼海

阿妈说,无论刮风下雨天寒地冻无论山路崎岖小道泥泞每天都必须用这桶背水回家盛满锅碗瓢盆

格桑拉姆说,阿妈背了一辈子水压弯了腰摔伤了腿她也十几岁就背水

有人说,木桶的容量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板这只桶虽然年久有了裂纹桶箍也显得松动但木板却很整齐

我把木桶放在工作室不盛水,盛满了记忆

偶遇

越野车在归途上疾驰远远看见有个拦车的人一个背着编织袋的藏族姑娘请求把她带到前方,阿妈住的城

车里弥漫起草原的气息还有牦牛和鲜奶的味道朋友送给藏族姑娘一个苹果像她脸上高原红藏族姑娘回赠一朵野花给朋友插在秀发中欢快的笑声飞出车窗引得路边牦牛和羊群驻足倾听

下车时,县城里洒满阳光

# 风云河口

□穆河

河流潺潺,从祁连山的古镇走出人们叫它河口有时也叫它庄河堡千百年来,它用万顷良田和闪耀着未来的果园灌溉滋养着这里的繁荣兴旺千百年来,它也经历了金戈铁马惯看了秋月春风在风云变幻的历史烟尘里庄河河的余波映射了霍去病的刀光剑影喀喇川的古墙见证了玄奘的仆仆风尘放起来吧 羊皮筏子转起来吧 河口水磨亮起来吧 楠木纱灯用鲜活的力量为这古老的家园开启全新的里程